

沈知府五百年遗德泽人

古代从雷州、廉州到交趾，都是南珠产地。在雷州、廉州任职的官员都与珍珠有着这样那样的“瓜葛”。

南珠像一面镜子，能照出官员是浊是清，是邪是正。

明朝还有一位知府像李邕一样，因为珍珠，跟太监进行了不可调和的尖锐斗争。

他叫沈纶，浙江仁和人，明正德年间到廉州任职。

有明一代，太监左右朝政为害最烈，“‘太’名鼎鼎”的恶太监刘瑾就得势于正德年间。可以想象，那些派往地方监督珍珠采收和交易的太监气焰有多嚣张。

正如万历年间廉州知府林兆珂诗中所说的，“内史自称皇爪牙”。太监以皇帝爪牙自居，凌驾于地方官之上，随意增税加赋，抽调钱粮，分派夫役，利用特权敛财。

一些地痞流氓向太监行贿，就能获得他们授予的“指挥千户”的职务，他们胡作非为，百姓苦不堪言。

（“自从命内官监守珠池，雷廉始大困”，“两郡之民惴惴然眠针枕刃”。）

不仅百姓受苦，地方官也受罪。

朝廷原本有规定，“市舶、珠池太监各专职任，不许干预地方事务”，但这些派驻各地的太监，手握重权，驻地又天高皇帝远，这规定成为一纸空文。他们越俎代庖揽办官府事务，与地方官摩擦冲突不断。

成化年间，总镇太监甚至要求皇帝授予兵权，在高、肇、琼、廉四府剿寇，皇帝居然许之。

嘉靖年间，珠池内官自行处理“盗珠案”，将当事人活活打死。

正德十四年（1519年），因雷州珠池太监赵兰打死富民之子陈应魁，还闹出民变来。

沈纶任知府时，廉州的采珠太监姓韦名辅，与李凤、李敬都是上了史书的“坏水钦差”。当时一些珠民迫于生计，冒险到珠池盗采珍珠，被抓后，韦辅手下自行处置珠民，并向他们勒索钱物，交不出的就要受毒打、坐牢。

沈纶据理与韦辅交涉，强硬要求其将犯人交出由地方处理。

韦辅手下恃势不服，沈纶“打狗不看主人”，喝令府兵将他们统统绑起，带回府衙打板子后关进牢房。

一物降一物，糯米治木虱。沈纶把韦辅手下一顿修理，也许是对方实在理亏，过后也没见来找茬。

沈纶任廉州知府三年，当地流传着他离任时发生的一件奇事：

当时廉州府的官绅及百姓夹道相送，到了驿亭处，突然间天昏地暗，狂风骤作，大雨如注。

沈纶心想，上任之日，官绅到此接自己时风和日丽，为官几年并未做过半点亏心事，为何离任之日，苍天这样怒我？

他责问夫人及僮仆是否收受了别人的钱物。

夫人从怀里拿出一颗珍珠，跪在沈纶面前说：“前几天老爷不在，有几个珠民送来上等珍珠，一定要我代老爷收下他们的心意。我不收他们就不肯离府，我只好收下了这颗珍珠，怕老爷责骂，

不敢禀报。”沈纶接过珍珠，叹了一口气：“知夫莫若妇，偏偏是你坏了我的清名。”他奋臂而投，将珍珠丢到荒草丛中。

霎时间，雨止风收，天气转晴。

沈纶扔珍珠的地方，就是合浦的“还珠岭”（因这件事而得名）。

这个故事有着浓厚的神话色彩，应该是廉州百姓出于对沈纶的爱戴演义而来。

沈纶在廉州任职时，做了很多造福一方的好事，比如疏浚西门江口，兴办学堂。很少人知道，现在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“惠爱桥”的前身就是沈纶主持修建的西门桥。

那里原是廉州府城西的渡口，民众靠船只往来，十分不便。

沈纶上任后，拨出银两修了一座木桥。府城西门外是秋天斩决犯人的地方，修了西门桥后，行人出入，商旅往来，人们忌讳的“煞气”也烟消云散。

沈纶离任后，廉州绅民建了一个“爱民亭”，以表达对沈纶的追思。

修桥铺路，从来都是积聚功德的善事。人们把“弃珠”的传说附会到沈纶身上，可见修桥一事，在民众心目中是多么大的一种功德。史书记载沈纶所修书院的池塘里长出灵芝，过去曾建有一个“瑞芝亭”。

时光倥偬，数百年后，已没有多少人知道沈纶的遗德，甚至因为不通句读，不少文章、书籍根据史料中的“沈纶仁和人”，把“沈纶”错写成“沈纶仁”，惜乎。